

# 畫壇怪傑溥儒

## ● 王成聖

### 末代王孫國畫巨匠

國畫大師溥儒（一八九六—一九六三）藝壇久享盛譽，逝世雖已卅餘年，仍是近代國畫巨匠，少有人能出其右，可見其作品的不同凡響。

溥儒的畫，意境高遠，筆法淡雅，韻致天成，正如王摩詰所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標準的中國文人畫。在中西混雜，強調文化交流的近代藝術界，他傳統風格的文山畫，顯得特別突出。他的畫風和名滿中外的四川張大千迥然不同，張大千的畫雄渾壯闊，如長江之水上來，波濤洶湧，一瀉千里。所以張大千的山水，濃墨潑酒，非常壯觀。

溥儒的畫則用筆細膩，疏落有致，有超凡出塵的氣韻，宛如仙品。不過，張大千、溥儒兩人都受到藝術文化界高度的推崇，素有「南張北溥」之稱。

溥儒不但繪畫成就非凡，而且是「詩、

書、畫三絕」，儘管世人對他的畫評價甚高，但他自己卻自認畫乃其藝術生涯的餘事。

他生前曾對友人自評，說自己是「畫不如詩」，「詩不如字」，「大字不如小字」，換言之，他的小楷書法才是絕品，尤其是錢幣大的字，寫得真是秀雅挺拔，美不勝收，觀之如行雲流水，瀟灑之至，筆意直逼王羲之。

藝壇奇才溥儒，是滿清的末代王孫，字心畬，號羲皇上人，又號西山逸士，姓愛新覺羅，為道光皇帝的曾孫，清末手握大權的軍機大臣奕訢之孫，貝勒載濤次子，末代皇帝宣統（溥儀）的堂兄。民國前十六年（清光緒廿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農曆七月二十四日生於北京，自幼聰明好學，四歲啟蒙，學習四書五經，開始以毛筆習字，七歲學詩，習作五言或七言近體詩，十一歲習作論文，十二歲起勤練書法，臨摹顏柳體及攬碑刻篆，莫下優良的書法基礎，以後習畫之餘，亦不忘練字，故而書法與時俱進，他自認

書法優於繪畫，可說是其來有自，並非偶然。

### 赴德留學專攻生物

一九一〇年，其父載瀋病逝，清廷已是「垂死的天鵝」，溥儒盱衡大局，深知皇室不保，共和乃時代潮流，莫之能禦，於是十五歲時，進入法政學堂，開始研讀現代學術，不久，清室傾覆，溥儒甘心做一平民，於十六歲時，奉母項太夫人偕弟溥德遷出北京恭王府，移居清河縣的二旗村，把恭王府豪宅借給政府。

一九一四年，溥儒畢業於法政大學（民國成立後法政學堂改制為法政大學），即赴青島省視，開始學習德文，入禮賢書院，從德國傳教士學習，次年赴德國留學，考入柏林大學，專攻生物學。

一九一八年，廿二歲的溥心畬獲柏林大學生物學碩士，返回國內，與羅清媛女士結婚。次年，生長女韜華後，再赴德國，入柏

林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除繼續研讀生物學外，兼習天文學，一九二二年畢業，獲生物學及天文學兩個博士學位，此時，清帝久已遜位，王室凋零，溥心畬曾熟讀古書，深知古禮，身為貴胄，不可有辱臣節，但他亦知「禮，時為大」，湯武革命，是應時的作為，孫中山革命，也是應時的作為，加之他受過現代民主思潮洗禮，對於清室崩潰的事實，早已接受。

## 西山逸士享譽故都

溥儒自己仍不便投身政治，祇好隱居北京西郊馬鞍山的戒台寺，潛心書畫，摹仿古畫，學習古畫意境筆法，由於飽讀詩書，胸中自有文壑，功力大進，不久，即成名家，作品廣受注目，此時，溥儒在作品上自署名「西山逸士」，享譽故都。

溥儒隱居的河北省宛平縣馬鞍山戒台寺，背靠巍峨的西山，山腳下流淌著蜿蜒清亮的桑乾河水。白天溥儒研讀儒家經典，吟詩作文，早晚陶醉在山水之間，春天的花木嫩芽，夏日的蟬鳴鳥語，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雪，時時激蕩著他的情懷，使他的感情境界脫俗、昇華。每當如火的霞光在天邊消逝，落日黃昏驟然降臨之際，更引起末代王孫溥儒不由自主地遐思馳騁。

他不禁想把那美好的景物和心境表現在畫圖中，他雖未習過畫，但喜吟詩作文，詩文的意境都與畫同，於是拿起筆來，勾畫塗

抹，不斷體會線條的粗細和著色的淺淡，又臨摹家藏古畫，從中借鑒。

由於沒有師承，也無畫友，全靠自己摸索，所以過程十分艱難，但經驗也較別人豐富，且風格自成一系。

溥儒走上繪畫的道路是偶然的，繪畫的成功則絕非偶然。首先，沒落皇室的出身使他的情感異於常人，他能表現出異於他人的意境。本來，中國畫和書法的關係很密切，同用一支筆來表現。他得力於書法的功底很深，幼習唐人顏柳、宋人蘇米等公認的書法家的作品，在繪畫時能融會貫通，獲益匪淺。溥儒在詩文方面成就很高，不論長歌、律、絕都作得清新而充滿逸趣，詩和畫表現的形式雖不同，表現的意境則相同。所以，溥儒能很快在繪畫方面取得突破，成為一位集詩書畫成就為一體的高層次畫家。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吞東北，成立偽「滿洲國」，號召宗室遺裔回歸，溥心畬名滿京城，更是日本及偽滿政府極力拉攏的人物，然而溥心畬是位受過現代教育的高級知識份子，豈會上這個當。立即以生病為由，拒絕支持偽滿。

其實早在他於一九二八年短暫赴日講學時，已發現日本對中國懷有野心，立即辭去京都帝大的教授職位，攜眷歸國，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不再和日本接觸。

日本軍閥成立偽滿洲國，用以侵略他自己的祖國，溥心畬心知肚明，自然不理會其

威脅利誘，西山逸士的高瞻遠矚，確非常人所能及。

## 南張北溥藝壇知音

一九三〇年，溥儒與夫人羅清媛在北平舉行伉儷國畫展，轟動一時，奠定他在中國畫壇的地位。

三十年代初，溥儒在北平舉行畫展，轟動故都，一夜間成了大名。很多畫家斷定溥儒這位三十多歲的後起之秀將成為北宗山水畫的大師。

不久，溥儒又以《寒岩積雪圖》參加在柏林舉行的中德畫展，獲得高度評價。一九三四年，三十九歲的溥儒被聘為國立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教授。

三四十年代，中國畫壇有「南張北溥」之稱，其含義首先指的是山水畫南北二宗的兩位畫家：後起之秀張大千和末代王孫溥儒的私人交誼。

張大千在上海成名，山水寫意大起大落，大千性情豪放、狂傲，有時還惡作劇般地作些古畫贗品。

大千常到北平，一則舉辦畫展，再就是拜訪齊白石、溥儒。與齊白石相見，大千喜歡調侃，一老一少其樂融融，但大千常替人買畫，討價還價之中，自然難免賤低「貨色」，惹得白石老人發怒，口口聲聲「後生小子休來纏我！」

在彬彬斯文的溥儒面前，大千就變得穩

重起來。

此時北平淪陷，溥儒堅拒日本侵略者的利誘，居於城外頤和園。保持著王孫品質，不善交際，大千每次都親往拜訪，二人談論書畫，遊覽湖山之勝，可謂君子之交，可貴的是南張北溥還曾聯合作畫，常常是大千構圖，溥儒題款，珠聯璧合，這些珍品在海外至今還有人爭相收藏。

溥儒和張大千的畫風不同，相比之下，張大千的畫在當時更受歡迎。據說大千畫展的收入可為溥儒畫展的一倍。溥儒每年舉行一次畫展，每次可收入三千元左右。溥儒保持著貴族風度，淡泊名利，因生活困難，不得不勤於筆耕。溥儒常說他的一家全靠他一支筆為生，還要接濟親族，每每人不敷出。其實，這主要是由於他不會安排生活所致。在藝專任教時，每月收入一〇〇元，屬於高收入階層，他卻要擺排場，買了汽車代步，除僱用一位司機外，還僱一位長隨和一個跟班，為他做些開門拎皮包的工作，每日風馳電掣般地開到學校，擺起皇族架子，倒為沒落的旗人爭了一口氣，無奈僅此一項每月就要支出二〇〇元，只好每年舉行一次畫展來補貼家用，畫展收入又比不過張大千，這也是一份苦惱。

一九四六年，溥儒、齊白石在政府安排下前往南京，不久，他與齊白石在上海舉行聯合畫展，轟動京滬。溥儒還受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接見，被推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代表滿族參加制憲行憲會議，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一項很大的榮譽，可是在溥儒看來毫不在意，因為他對政治不感興趣，蔣主席招待國大代表的宴會，滿族代表唐舜君、唐君武等邀約他一同赴會，勸他穿長袍馬甲禮服與會，他把馬甲拿在手中，不願穿上，經同事們一再勸說，他才勉強穿上馬甲入會場，和蔣介石主席握手為禮，入座後又將馬甲脫下，一派名士作風。

溥儒出席制憲會議後暢遊西湖，南國山水的靈秀震撼了這位藝術家，他竟流連忘返，行憲選舉總統副總統後幾次南遊，在西湖一住就是一年，他還打算上黃山、武夷山，不料時局突變，他發現自己置身於烽火之中，慌亂之下乘小舟避戰火，數日後飄泊到國軍占據的舟山，不久便乘飛機來到台灣。來台之後，溥儒生活沒有多大改觀，反而添了一份思鄉懷舊之情。

此時張大千居於海外，兩人也難得一見。其後大千從海外歸來因溥儒已逝世，大千在繁忙應酬之餘，抽出半天時間去到溥家，面色凝重，半晌，說了句：「給我的老朋友上墳去」，然後乘車前往陽明山溥儒墓地，當時報紙以「南張含淚祭北溥」為題報導了感人場面，把他們二人稱譽為藝壇知音。「南張北溥」稱謂的再一層含義是肯定溥儒藝術上的地位。他畫山水、人物、花卉，早期作品謹守前人規範，筆筆交代清楚。

到台灣後畫風一變，作畫不求近似，運腕靈活，如狂草連為一氣。

專家學者評論溥儒的畫：「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有處恰似無，無處恰似有，由於溥儒文學涵養深和書法的精純，加上廣攬山川奇秀，一股逸氣生於腕底。」

溥儒作品的造詣不僅在畫法的高超，更主要在於意境的獨特。他在單調、刻板的現代社會裡，在丹青下尋求隱居的夢幻，從他的畫中，看到了堅凝的峰嶺、奇姿的老樹、儒雅的隱士，在他逸筆下不時出現了竹籬、草舍、孤舟、垂楊。遠有隔江秀麗的遠山，近有策杖獨行的老者，給予人的感覺是那樣的脫俗與出塵，那麼的遙遠與不可及，不可及的世界卻正是溥儒靈魂的故鄉。

有的學者認為溥儒是中國文人畫的代表，由於現代社會不會產生出像他那樣脫俗超塵的畫家，由於傳統文化的逐漸被拋棄使得現在的畫家描繪不出老莊意境和仙國風光，所以，溥儒之後，中國文人畫的傳統就結束了。

### 三絕大師學貫中西

早在一九三九年，華北已漸入日寇的掌握，溥儒遷居萬壽山，並與長兄溥偉聯合把恭王府售於輔仁大學，作為校舍的一部分。他自己則攜帶妻子兒女下南京，遊杭州，飽覽江南的湖光山色。抗戰期間，隱居江南，

暗中支助政府抗日救國。一九四六年，其妻不幸病逝，溥儒孑然一身，寄情山水。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席捲大陸，毛澤東籌備新政協成立中共政權，曾希望他出任政協代表或委員一類官職。他不為所動，避難舟山群島，由國軍協助前來台灣。

在台北溥儒歷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東海大學教授，亦曾赴日、韓、泰講學，赴東南亞開畫展，獲贈漢城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但他大部分時間，乃在設帳授徒，教學生習畫，桃李遍佈全台。

在台期間，他的片紙隻字都是他人搜集的對象。

他教畫的畫稿，隨畫隨丟，而他的學生卻「你丟我揀」，這些被揀來的棄品，於溥儒逝世之後，均成為搶手的收藏品。

溥儒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台北，享年六十八歲。

他一生多彩多姿，成就不止繪事一端，經史文章為學術界所推崇。詩作及書法也冠絕一時，有「三絕大師」之稱，溥氏能有此非凡的成就，實因為他在西山閉門讀了二十多年的書，他在自傳中說：「童年讀書，先從學庸入手，然後爾雅、說文，直到漢儒訓詁之學，旁及諸子百家，乃至詩和古文辭」。

由於他天賦甚高，又肯深下功夫，所以無不精通，再加上他的天文學及生物學本行，說他學貫中西，洵非虛言。平時，他並非

專習藝事，治學也甚勤，早期因顛沛流離，著述不多。

溥儒在台灣，同作畫習字一樣，著作自課，已經出版的有群經通義四卷、四書經義集證十三卷、爾雅釋言經證四卷、經訓類篇八卷、六書辨證一卷，都是治國學極佳的工具書，其他尚有論文靈光集十五卷、慈訓纂證一卷、寒玉堂文集一卷。另有寒玉堂詩集一卷、凝碧餘音詞一卷、華林雲葉二卷、寒玉堂聯文一卷、千字文注釋一卷、寒玉堂論書一卷、寒玉堂論畫一卷、碧湖集一卷、上山房山書一卷、白山志一卷，另外在書畫方面輯有：心舍妙墨、溥心畬中國畫冊等，均已刊行問世，廣受好評。

### 今之古人性格怪異

溥儒三十歲才學畫，他自認學畫得力於原有基礎的書法，書畫同源，書的根底，可作畫的基石，再加上他讀書破萬卷，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所以泉樹林壑，出自筆下，自然流露出高雅的格調，秀逸的韻致。

溥儒說他的畫，沒有師承，全憑自悟得來。有謂「有師之畫易，無師之畫難，無師必自悟而後得，往往工妙，惟始學的難耳！」

溥儒憑天資及毅力，無師而成一代大家，誠屬罕見。張大千讚美他「柔而能健，峭而能厚」，確非溢美之詞。

他自認為字最好，也是實情，由啟蒙開

始，即握筆習字，臨摹過雙鉤古帖，晉、唐、宋、元的墨跡，習字的功夫，早已超過習畫，所以有人說他的楷書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人，確是當之無愧。

在一般人眼裡，溥儒性格怪異，舉止異於常人，稱之為「今之古人」，說他是現代社會中的「活化石」。

就拿他到台灣定居來說，他離開大陸到台灣避難過自由生活，是一種現代化難以理解的傳統思想使然。

他是清朝王孫，前代遺民，不事新朝，保持「氣節」，他以此來報效故國滿清。

他聽說毛澤東新中國政府要讓他出來「為人民服務」，給他安排了職務，為恐「失節」，便離開大陸。

他對共產黨不了解，對國民政府則是敬而遠之，國府當局在他生活困難之時給過他接濟，在學術上給他的榮譽更是不在話下，但他未曾說過一句表示謝意和歌功頌德的話。祇留下了許多眷念故國（滿洲）的詩句。

一九五四年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莫德惠函介筆者陪同中國憲政學會負責人蕭新民代表等勸說溥儒競選主席團主席，將聯絡友好支持他當選，溥儒表示可以參選主席，但名字不能見報，不能簽名在總統當選證書上，因他有許多親族在大陸上，以免影響他們的安全，選主席之事，遂作罷論。一九五五年光復大陸委員會成立，蔣介石總統特聘溥儒為光復委員，他把聘書退回，表示謙辭不願作

官。

他爲了保持「氣節」，不奉民國正朔，書畫落款只題乾支，從不用民國紀年。

在北平藝術專時，師生集會背誦《總理遺囑》，向總理遺像鞠躬，他每次都「遲到」來迴避。他說他從不讀民國的書，只讀古書，從不寫中華民國四字。一九五六年他在日本訪問，因公必須給駐日使館寫信，信封上的「中華民國」四字專門請人代寫。

溥儒眷戀故國的感情愈到晚年愈爲強烈，這在他的畫中也有流露，比如樓閣連雲景象，他偏要加上一片寒林。又如錦鞍駿馬的氣派，他卻蓋上「舊王孫」的印章。他的堂名是「寒玉堂」，玉是高貴的，象徵著王孫的素質，但加上個寒字，就不難想見他的心境了。

他一生寫了許多的詩篇，語調哀婉，去世的前一年除夕，他作詩：「心死惟餘忠孝在，夜深說與鬼神聽」。對於這種情感，世人多持曲諒的態度。

因爲他是在思親懷舊，不忘根本，並非別有所圖。

溥儒是個怪人。到台以後沒人照料，鬧出的笑話很多。他穿衣不知冷暖，吃飯不知飢飽，出門記不住路，尤其是記不住人，除了多年交往的老朋友，對一般朋友，每次見面都要說：

「請教貴姓」。在酒桌上旁若無人，合口味的菜必定拿到面前獨自享受，吃飽了剩

下的菜，他又放到鄰坐客人的面前要客人再吃，一派王孫公子的作風，食量很大，酒足之後，還要吃上兩碗稀飯，許多個鹹蛋（只吃蛋黃）。

溥儒好吸香煙，每天要吸上好幾包香煙，他偶爾還塗脂抹粉，在家裡迷戀武俠小說，看後興起，又爲之作連環畫，但不輕易示人。

他朋友很多，有深交的極少，主要是因爲他城府甚深，不以真面目示人，常常裝糊塗。

他一生以畫見長，卻偏自命爲經師，當人們向他請教經學時，他又向人大談武俠小說。溥儒就是這樣時時讓人捉摸不透，給人一種膚淺的印象。

有人說這是把老莊哲學和魏晉人作風揉合了而表現爲對人生的一種態度，也有人說這是末代王孫用以自保的一種獨特的處世作風，「外雖瀟灑曠達，內實抑鬱寡歡」，他的怪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莫測高深。

溥儒一生不看重金錢。他並不是富有，在台期間，一直身居陋巷，後來賣畫收入較多，生活寬裕起來，他也不會花錢，弄不清商品的價值。

他靠以賣畫爲生，卻是對畫的價錢毫不在意，他高興的時候還將畫送人。因此，他續娶的夫人李墨雲特爲把他的印章拿去「保管」，專司收錢蓋印之責。

一九五五年溥儒與朱家驊、錢穆等應邀

前往韓國講學，接受漢城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後轉往日本，他受到熱情接待，皇弟高松宮親往拜訪，安排他遊覽了皇宮。日本文化界熱烈歡迎他的到訪。

最令溥儒激動不已的是在日本看到了多年不見的紛飛瑞雪，令他想起了西山的雪景，想起了萬里雪飄的北國風光，於是流連忘返，不覺護照已經過期。

外間傳言他要定居日本，有人說他要回大陸，最後，在國府駐日當局一再催促下才回台灣。

他回到台北後，某天和朱家驊同車到了民族學家、中研院某院士的寓所，在書房書桌上看到了一本孫文所著三民主義一書，他連說：「先生你是大學者，怎麼看這種書，孫文不認識字呀！」

某先生連說：「大師的詩書畫真好，真好！」才把他的話題撇開。

溥儒晚年以賣畫授徒爲業，還多次前往香港、東南亞舉辦畫展，進行學術交流。

他很喜歡香港，在香港不僅可以品嚐到北京風味的食品，還可以了解到大陸的情況。

一九六三年，正值藝術創作高峰期的溥儒突患淋巴腺癌，最後的幾個月裡痛苦不堪。

臨終，給家人摸索著寫下了「不上醫院」四字絕筆，反映出他對生死早有一種超然達觀的理解。



①溥儒（右二）的學生拜師時行跪拜禮，右為溥儒夫人。  
②溥儒在台北寓所留影。